



学术名家文丛

韩敬学术文选

韩 敬 著

雲南大學出版社
雲南人民出版社



学术名家文丛

韩敬学术文选

韩敬著

雲南大學出版社
雲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敬学术文选 / 韩敬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

ISBN 978 - 7 - 5482 - 1832 - 6

I. ①韩… II. ①韩… III. ①古代哲学—中国—文集
②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B21 - 53 ②K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385 号

出品人: 周永坤

统筹编辑: 柴伟 陈曦

责任编辑: 李红

责任校对: 严永欢

封面设计: 郑治

书名	韩敬学术文选
作者	韩敬著
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网址	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90千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 - 7 - 5482 - 1832 - 6
定价	55.00元

《云南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李纪恒 赵 金 高 峰

副主任委员：钱恒义 张瑞才 陈建国 陈秋生

委 员：杨 毅 范建华 任 佳 李 维 张 勇

张昌山 王展飞 何耀华 贺圣达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编委会

主 任：赵 金

副主任：张瑞才 张云松 张昌山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光 王展飞 尤 中 朱惠荣 伍雄武 伏润民

任 佳 刘 稚 刘大伟 汤文治 李红专 杨 毅

杨先明 何 飞 何 明 何耀华 邹 颖 张文勋

张桥贵 陈一之 陈云东 武建国 范建华 林文勋

和少英 周 平 周永坤 胡正鹏 段炳昌 施本植

施惟达 贺圣达 崔运武 董云川 谢本书

主 编：张瑞才

副主编：张昌山

编 辑：马维聪 柴 伟 杨君凤

作者简介

韩敬，男，1935年生，河北省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宗教所、哲学所所长。1961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1965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1994年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员”称号。2006年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称号。



多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古代哲学与传统思想文化。

在哲学基本原理方面，主要研究了哲学的体系和功能、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哲学的根本问题和基本问题、事物的矛盾体系、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及其认识能力与认识成果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哲学人才的培养与大学哲学专业的教育改革等。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主要研究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对《摘要》的译文进行了详细的校订，这些校订后来被吸收进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为《起源》写了系统

的解说，并据以探讨了当代婚姻家庭的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主要研究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特征和性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及其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和文化等。

在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思想文化方面，重点研究两汉哲学，其中又着重研究了汉代著名哲学家扬雄，对其代表作《法言》和《太玄》进行了整理和注释，并多年为云南师范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文献学”。此外，还探讨了中华民族精神产生的条件及其内涵和功能、思想遗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作用及其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批判继承传统民族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

主要著作有：《法言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中国少数民族》（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参与校订译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法言全译》（巴蜀书社1999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古代哲学与传统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中华经典名著全注全译本《法言》（中华书局2012年版）等。发表论文约百篇。此外还有《中国古典哲学文献学》《中国哲学讲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解说》《佛学讲座提纲》等数部未刊文稿。

总序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李纪恒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部承载责任与使命的好作品，必将是一部千古不朽的立言典范，也必将是一部历久弥新的传世教科书。千百年来特别是明代以来，许多贤人君子和名人大家在广袤的云岭大地耕耘、思考和写作，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和丰厚的作品，足以飨及后进，启迪晚辈。在搜集、遴选和整理云南明代以来学术大家、学术名家著作的基础上，由云南宣传部门牵头推出了《云南文库》，这一丛书的面世诚为云南学术研究和出版界之盛事。

编纂《云南文库》是传承云南地域文明、提高云南文化自觉的有益尝试。“七彩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都有重要影响的古人类，造就了云南文化的丰厚积淀，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云南文化艺术宝库。作为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地，云南自古以来都不缺乏学贯中西的大师和博古通今的大家，从来都不缺乏魅力四射的光辉著作和壮美奇绝的文化遗存。其中，许多学术作品都凝聚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智慧，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彰显了有云南自身特点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传统。今

天，我们将历史长河中的明珠拾起，用心记载云南学术史上的灿烂篇章，正是为了守护云南优秀的地域文化，为了汲取进一步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养分和动力，进而筑牢云南文化自信的根基。

编纂《云南文库》是树立云南文化品牌、增强云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族文化、独特的生态文化、包容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百花园中一枝流光溢彩、香飘四海的奇葩。千百年来，云南学者中英奇瑰伟之士以及众多寓居云南的外省学者念兹在兹，深植于云南沃土，扎根于传统文化，不懈探索、勤奋撰述，留下了一批经得住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珍贵成果。特别是抗战时期，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到来，昆明一时风云际会，云集了大批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学术大师和著名专家，云南成为当时中国学术中心之一，诞生了大批学术经典。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学术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学术成果日益丰硕，推出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精品。近年来，《云南史料丛刊》《云南丛书》等一批历史文献和地方文献丛书相继刊印，云南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今天，我们隆重推出《云南文库》，就是要为更多的人了解云南、熟悉云南、研究云南搭建一个平台和载体，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文史学术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为在更广领域传播云南文化、打造云南品牌、增强云南软实力创造更好条件。

编纂《云南文库》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有效途径。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要用健康高雅的艺术、用智慧明辨的思想、用善良温厚的德行启迪人、引导人。编纂《云南文

库》一个重要目的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此次收入《云南文库》的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民族、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知识，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阅读这些著作，有助于培育读者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有助于引导人们去发现、享用、珍惜世界和人生之美，能使大众的精神世界得以滋养和美化、人格得以陶冶和熏陶、心灵得以安顿和抚慰、情感得以丰富和升华，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审美需求。

编纂《云南文库》是推动云南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早在1996年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是全国最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之一。2000年，我省正式确立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三大目标，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纳入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范畴。2009年召开的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委会，作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重大决策，把云南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11月，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主题，要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前，云南人民正豪情满怀地沿着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道路阔步前行，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模式已经也必将进一步焕发动人而耀眼的光芒。我们将以打造《云南文库》等一批社科品牌和文化精品为契机，继承优良传统，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宏大眼光，锐意进

取，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产品，更好地弘扬以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和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为主要内容的云南精神。

《云南文库》最终得以发行，首先是众位先贤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在此，我们要对创造了云南学术精品并因此而为中华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云南文库》的编纂过程中，相关编纂单位、出版单位和参加整理的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兢兢业业地做好编校和出版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精心工作，才有如今的翰墨流芳。在此，我要诚恳地道一声，大家辛苦了！《云南文库》从构想走向现实，离不开众多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也一并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衷心希望同志们一如既往地云南文化建设献智献策，欢迎更多的同仁志士参与到云南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谨为序。

目 录

Contents

思想遗产研究的两个理论问题和关于孔子思想的评价问题	1
我看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	19
墨子异议	34
《庄子》寓言与现代思想	48
附：试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及其认识能力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55
西汉时期经济、政治和思想变迁略论	60
西汉时期学术思想发展概述	72
东汉时期经济、政治和思想变迁略论	88
《法言》及其作者扬雄	102
论《太玄》的哲学体系	139
《太玄》与《周易》	
——兼论扬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154
扬雄《解嘲》鉴赏	168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王充认识论简评	172
邵雍先天易“天地自然之数”一解	
——对冯友兰先生《邵雍的“先天学”》的两点补充	183
入声一得	
——学习音韵学札记	190
应当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普遍性形式”的思想	195
“字面意义继承法”为什么是错误的？	203
读郑家栋《冯友兰“抽象继承法”我见》有感	208
综合创新之我见（提纲）	215

中华民族精神刍议	219
批判继承传统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31
如何看待民族文化和当前社会的道德变换	239
《白族哲学思想史》序	248
《儒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序	253
曲折坎坷的哲学之路 ——韩敬学术自述	260
后 记	272

思想遗产研究的两个理论问题和关于 孔子思想的评价问题

关于应不应该对孔子及其思想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及其思想被封建统治者一步步抬高，“一直抬到了吓人的高度”，“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阔得可怕的头衔”^①。对孔子稍有不逊，便是“非圣无法”，就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自不必说。就是“五四”以来，对孔子的评价也往往是走极端，或尊为无瑕的圣人，或贬为万恶的罪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往往不够。当然，这往往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有关。比如在封建卫道士们大肆宣扬“尊孔读经”以维护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情况下，反封建的思想战士们不能不着重从政治上批判以孔子和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政治伦理和纲常名教，而少有条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孔子思想加以分析。面对当时的形势，这不仅是理解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是为推动中国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走上革命和自强之路所必不可少的。若看不到这一点，以今天的安闲去责难前人的苦斗，如果不是轻薄无知，那就只能是别有用心。

但问题在于在经过几十年争论和波折后，在今天空前良好的条件下，我们是否应该有一种更成熟的心理，抱一种更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一种更科学的方法，来对待和分析孔子及其思想呢？我想是完全应该的。大家在口头上也是同意的。但事实上现在有一种风气，好像对孔子及其思想只能说好，不能有所批评。一说孔子及其思想有消极方面或负面影响，就好像

^①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4、316页。

是大逆不道。这种态度，作为对过去全盘否定孔子的做法的一种逆反，可以理解，但却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它既无助于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无助于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消除和克服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至于个别的人以讽刺的口吻说对孔子及其思想有所批评就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那就更超出了学术研究和学术探讨的范围，恰足以显示其不知自尊和缺乏学者风范而已。其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思想也是一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最普通的道理。只要是抱着科学的态度，分析一个伟人及其思想的不足之处或消极方面既无损于伟人之伟大，又可以使后人有更恰当的认识和借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后人超越前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后人越来越不如前人，对前人只会亦步亦趋，顶礼膜拜，那只能是人类的悲哀，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在如何理解和继承古代思想遗产的问题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却始终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那就是在研究和分析一个人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以至于科学思想时，要注意把语言学上和日常生活中词语的含义和某门学科（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各门自然科学等）中的某些概念或范畴的内涵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正确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真正含义。因为语言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手段和工具，这就决定了它的全民性，即全社会的人对语言的意义要有一个共同的了解。否则，人们就无法交往，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了。但在科学论述中，虽然也必须使用语言来表述其思想，可是仅此又不足以表达其所要阐述的思想内容，因此就必须在日常生活所了解的语言中词语含义的基础上，赋予这些词语以进一步的特定的含义。这就使这些词语成为某门学科的概念或范畴，有了其独特的内涵。由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集团、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不同思想家常常赋予同一词语以不同的内涵，所以即使他们使用的是同一词语，其意义往往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加以区别，绝不能混而同之，否则，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其思想的真正含义。

比如“物质”。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词语，指人们周围的各种东西，以至于设备、钱财等，对此，人们的理解是一致的。但作为哲学中的一个

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并可以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黑格尔则认为物质是绝对观念的显现，贝克莱则认为物质是感觉的组合，宗教则认为物质是至上神的创造。这就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了。

又如“价值”。在日常生活的言谈中，人们把有用的或好的东西，叫作有价值的。对此，人们的理解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古代经济思想中，把价值看成是物品的效用，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价值决定于供求关系的供求理论。亚当·斯密则认为，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由此发展到后来价值被认为是生产费用。边际效用学派则认为，价值决定于商品的最不重要部分的效用，即最小效用或边际效用。价值必须效用性和稀少性相结合，否则，根据欲望饱和原则和产品效用递减原则，其价值就会越来越低，甚至完全消失。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价值只能是凝结在商品里的社会必要劳动。这就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了。至于作为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之范畴的价值，在各个不同的学派中又有其不同的含义。

再比如“国家”。从日常生活中词的含义上说，是有土地、人民和主权的公共事物的组织。中国、美国、法国、埃及、澳大利亚等，都是国家。对此，人们的理解是一致的。但作为政治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黑格尔则认为，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是作为意志而实现自己的理性的力量”。卢梭则认为，国家是由社会全体成员通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国家是人类生活自然发展的产物，是终极至善的社会团体，是为了人类优良的生活。还有一些奴隶主或封建主的政治家或思想家干脆把国家说成是神的意志的产物和表现，即所谓“君权神授”。这就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了。

这种情况在伦理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伦理学是专门对人们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追求进行论述和评价的，更直接牵涉到人们的利害关系。比如“善”“恶”“正义”，从日常生活中词语的含义来说，慈爱的、良好的思想或行为叫善，残暴的、歹毒的思想或行为叫恶，“事得其宜之谓义”，事情做得恰当就叫义。对此，人们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各阶级及其代表所

给予的作为伦理学中的概念或范畴的善、恶、正义的具体内涵却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只有符合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 and 行为，才是善的，才符合正义；反之则为恶，则不符合正义。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及其代表们则认为，剥削和压迫奴隶、农民和工人是善的，符合正义的；奴隶、农民和工人反抗剥削和压迫则是恶的，不符合正义的。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把奴隶看作奴隶主的“一宗有生命的财产”，“优先于其他（无生命）工具的（有生命）工具”，是正义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封建所有制符合神的意志和人类的理性，是正义的。资产阶级人权观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得受到剥夺，是正义的。这又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了。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与孔子有直接关系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双方立场鲜明、表达坦率，很有说服力，那就是对“直”的不同理解。“直”，就日常生活中词语的含义来讲，是正直、直率的意思。对此人们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在伦理学或对人的道德评价中，到底什么言行才是正直的，理解就因人而异了。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论语·子路篇》所载叶公与孔子关于“直”的一段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由此可以看出，当双方不是把“直”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词语来理解，而是把“直”作为伦理学中的概念来理解的时候，其内涵是完全相反的。

由上所述可以知道，当我们研究一个政治家或思想家甚至一个普通人所提出或论及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甚至于自然科学的概念、范畴或命题时，为了理解其真实思想，不能停留在语言学上和日常生活中的词语或句子的含义的层面上，而必须透过他们所使用的词语或句子的含义，深入分析他们赋予了独特内涵的作为某门学科体系之基本要素的概念、范畴或命题的含义。只有这样，才会不受其言论的字面意义的迷惑，而能抓住其思想的实质，从而给予科学的理解和评价。

在如何理解和继承古代思想遗产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即以代表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面貌，假借唯一合乎理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形式出现，而实质上是代

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统治思想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还是用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看待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首先提出来的。为了能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这个问题的有关言论引述如下。

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思想。

“然而，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述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①

这就是说，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为统治阶级既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被统治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100页。